居處　厚德　恬退
交際　報德不報怨　處患難
君子小人　出處　休致
樂善　濟婚葬　奉法
敎育　義命　謹愼

後自警編

御

目錄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奉法

謹愼

後自警編卷之七

居處

光廟時金政丞國光搆第于長興洞以第舍宏侈被劾不復入政府其第後爲沈一松宅余屢謁一松觀其制作甚低窄今日權貴之家不知其幾倍加也而人不以爲侈可以觀世變矣 浯溪記聞

洪文匡公貴達有第在南山下乾高燥葺第爲亭縱橫數丈扁曰虛白每公退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自罷官之後益不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雨松風亦厭喧然而一時朋舊慕仰風采輪蹄沓集公又驩然相對開樽放懷投壺賦詩終

日善諱見者不知爲黃閣之貴 名臣錄

權公敏手平生不治家業位至顯達自奉無異布衣時居等狀

謚不容旋馬有勸其改卜答曰先人遺宅於某足矣 墓誌

金安老秉權日搆別墅於漢上當時盛言其奢論安老之罪者

必以此亭爲案其後鄭丞相搆亭於其側其制作之侈階砌

之美百倍於金亭而人不以爲議豈下流而衆惡皆歸歟抑

奢儉隨世道汚隆而人之所不能違歟必有辨之者 浯溪記聞

尹月汀根壽喪亂之後未有家舍文靖公捐貲買與之公不益

治所居寢室不施屏帷床等敗舊短椽不庇風雨恬然處之

行狀

成悌元子敬爲報恩縣監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先生構草堂未緝子敬以官木手往畢其功成聽松聞之語一儒曰縣監以官木手役私家私家亦怡然受之何耶其儒以朱晦庵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是未安矣晦庵謀搆精舍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庵曰若然則吾寧不立精舍矣聽松此語與此事正合然余又論之按撫使今之觀察使也爲一道主動一道力爲一精舍誠未安矣若守令則非觀察使紆徐之比也以其餘力助一草堂何害於義古人有創築室廬而居隱者不聞後賢有非之也然聽松安於義命雖一介不予恐有苟且之憂是聖賢兢兢業業克己全成之事固非常情所測也後

學固當敬守而無失也 前言往行錄

栗谷先生雅好山水曾於栗谷舊業脩花石亭故址後改築石潭精舍一室圖書玩心高明養以冲怡之趣積其靜一之功自是學益精行益脩道日益尊名日益高從遊之士日益衆講劘之暇時與冠童婆娑水石詠歌自娛蕭然有出塵之想一切世味泊如也 行狀

李文忠公元翼常時杜门獨坐人罕見其面凝塵滿室若無睹柳西厓来見歎其素性之澹如也 名臣錄

牛溪與宋雲長書云鄙人拙訥無思人生強半餘日幾許惟當汲汲定居數间茅屋一架書冊酣飫其中粗窺一班道理是

為至切至重事豈合奔走道路求田問舍費了殘生雖使清
溪白石環繞門前何益於身心道德而日月如流衰老猝至
目而遠死空負一生者多矣願兄毋如叔獻之易其言計也
沈文貞公喜壽為相三年未有室廬 上嘗命召公有司不知
公所以聞 上異之命出廐馬賣馬買家以賜古今所稀聞
也 行狀

交際

柳文貞公觀嘗自言朋友同有通財之義然愼勿干索可也求而不得則在我未免有缺之之心在彼亦有愧恨之意交情自此而疎矣曷若不求之自若也 行状

黃翼成當國之日金宗瑞累爲兵戶判書每有一事錯失則翼成寘折訶責或笞奴或囚丘同列皆以爲過而宗瑞亦甚困爲一日孟相問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据摭甚耶翼成曰此乃吾玉成宗瑞也宗瑞性亢氣銳作事果敢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愼重僨事必矣摧折警勵俾其飭志持重庶不臨事輕發吾之志也非敢相厄孟相乃服後翼成乞退擧宗瑞自

代云 識小録

洪參判逸童未第時出遊方載渡船有一豪士率奴僕十許人或挾彈或携獵狗鞍馬鮮明呵呼而至見洪馬僕盡歐逐下船洪獨乞曰某亦良家子請留一隅屏伏以竢其士登舟奴人各捧饌物而進其士且喫且叩舷吟曰水鳥浮還沒未記其對久之洪乃躍出曰山雲斷復連士驚曰汝爲何人進拜曰生員洪逸童士即携手並坐聯句極歡曰爲學交士乃汎善也 謏聞瑣録

曹彦亨爲端川郡守姜渾爲咸鏡監司曹與姜少時竹馬交既長亦不衰曹性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俯仰由銓郎至執義屢

跆屢起常見姜在廢朝所為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在端川
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戎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
將近禮當祗迎曰稱病日將昏以紺色直領曳分蕢草一奴
擎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何在姜聞其聲急起而開門
迎謂曰吾在此吾在此極有欣慰之色曹就坐未寒暄先曰
天寒子可飲遂自取大盃以飲之而無肴姜亦自酌而飲過
三巡曹曰子之前日所為狗彘不若誰食其餘子在少時聰
慧敏給以為可交豈知挾小技行身無狀至於此極乎生不
如死之為愈也僕欲貽書絶交久矣而故舊之情猶有戀戀
且欲一見大責之後絶之也今已相見矣我當明日去矣更

飮一盃又連饋三盃姜低首無所言但終始垂淚而已明日曹遂棄官而去後至判校而終則南冥先生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盖有所自云 寄齋襍記

申文景公用溉鄭文翼公光弼為金石之交文翼登對 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也對曰臣無友也惟有申用溉一人而已後日文景入對 中廟又問之對曰鄭光弼乃臣之友也 上曰卿二人可謂知己之友也己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為文景若在必能鎭定使無變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 寄齋襍記

任靜容權寄亦予小錄其一曰尋見親戚若朋友相對叙所當

言則辭主若願留則留不肯則出恐主或有緊事而難言令
容去也其二曰明舊若有疾病雖往見問亦不宜或數或久
對凡人病調攝稍失或致重若則必云緣與某接轉至於此
是則以吾意往而反致悵惱也其三曰見人有物切勿當面
求借主或擬有所用而不許則嫌吝許之則缺用有所難處也
仍戒之曰右三語乃王父訓戒而曲盡人情者先君嘗提耳
以教之凡諸後孫敢不銘于心 丙辰丁巳錄

容齋觸忤於時時輩詆之目爲誤國奪憲長職時韓公世桓判
天曹僕爲叅議被旨急諳塡其代時禍方不測人皆股栗士
論治治判曹從容竟差除對官僚語無一言及是事又無憂

駭之色如不曾聞者亞曺與僕相自言事有徵於中者在吾輩不能不發口判曺慎默真不可及然一席之間肝肺相照之地忽頻懲爲而竊復疑之及容齋退去鄉里爲終老計無舊業可以資家口判曺有田在傍近今田舍奴收獲折其輸入與容齋每秋以爲式但致物而已不曾通一書以問訊又不曾道其意以示疑乃知其心以爲區區慨憤無補而祗益禍惟施心既不必外事處文云甯後又時輩所譽薦與其所詆作多所裁抑人所不能者公獨能之不旋踵以不循郎試彈去人但見公遜慎無它而不知其勁植乎中者又如此判與容齋有同袢等接平素之泛而非雷陳膠漆之篤乃於狼狽

漂窮之境能掮家有以施之斯事猶聞於古人者而罕見乎
今之世也 龍泉談寂記

寄齋雜記云王父被罷退在南陽凶黨忌其在近遂挈家歛陜
川陜川距京都九日程也嘗與金二相光準為別交金有一
奴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時譏或有友於王父者則必以此
奴通之三日乃達以為常一時以為朴某與金叔藝氣味若
相類何嘗氷炭之殊性而交契如此此不可知也

南冥一時名士如聽松大谷東洲黃江松溪皆為知己友成恭奉
慮郭司諫珣交契亦學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
與人語必嗚咽哽塞至死不忘與三足交道最深嘗以天下

士許之三足家冨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合先生貧之遺令
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視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先
亦不受此人劉道原所以胡康侯至死食不言其辭受之不
苟又如此 東儒錄

退溪之於南冥既同時同庚同在一道而終未得會面云豈言
議有出入而然耶不然古固有尚友千古千里命駕者抑又
何也 畸菴謾述

成悌先子欽天性豪邁勇往磊落行之以酒狂人莫能窺其蘊
也成運先生隱俗雅安靜怡淡琴書自樂曹徵士捷中植嘗
來訪山中子欽適在座及至相會達中與子欽初面接話親

贄有若舊交同歡數日捷中將行子敬預設餞席于中路猶

追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俱中年各棲異鄉更面詎可期

耶戍子敬未幾下世哀哉 前言往行錄

柳文節公希春與人交旦義兼盡終始持一心不變金河西麟

厚同門友也以生員在泮染時疫人莫敢視幾至死域公時

為學諭聞之亟詣所寓躬調湯藥日夜看護河西賴以起終

自感焉及公流竄人無與爲婚者河西以其女歸于公之子

人兩賢之 行狀

金大司憲繼輝與沈青陽義謙比屋情分甚厚自戊寅以後沈甚

孤危詆之者取顯仕救之者斥不容如李山海最所相好者

而逼其往還之迹反倒戈以擊之公歎曰沈在朝行事別無罪過而有扶護士林之功何可以人言而有間於千生子待之如初此雖於公為末節而其不以榮辱動其心可見矣 行狀

李士亭著蔽陽子䏘麄布衣芒鞋徒步踵門而求見南冥先生康子次石八吉先生即下階迎入待之敬士亭曰先生何知非樵夫野人而迎接之至此耶先生曰子之風骨吾豈不知子 東儒師友錄

重峯先生初與李潑交李待先生甚敬先生時至李家或升堂拜母後李擠斥牛栗先生絶交不相通問者累歳及己丑逆獄起李母夫人尹氏亦被拿先生遇諸途伏謁路左尹氏初

不知先生也問何人先生答曰我是趙某尹氏乃大哭曰公何自來見我也吾兒曾用公言豈有此事乎先生亦痛哭曰以毛衣一襲進之曰日寒如此此物雖陋須備行資及尹氏登程先生泣而送之此回路轉不見然後乃止泣既而李妾繼至先生又以一襦與之相泣而別

重峯先生爲坡州教授時嘗請益於牛溪先生質問周易疑義未幾改官辭去後以身靡祿養稀復至溪上函丈之分可謂至淺鮮也而先生之所以事之者誠敬備至蓋有古人師弟之風焉先生少牛溪九歲牛溪每固辭稱待以執友而先生亦終不敢當也牛溪先生嘗有家奴以事過先生居者因附

書候寒温先生聞書至徒歩出門親受其書迎奴入命坐於
廡内呼家人促具食食至先生親與其奴對飡奴竊視先生
盤中所設與己無異先生之意蓋欲賓之也 以上遺事

清江與人交必意氣相許一輸以肺肝則不復有所變節急人
之急憂人之憂有古人所難能者然見有傾巧以赴時貪邪
以失己者則必疾而面攻之不少恕 行狀

朴大司憲蕉男性不喜交遊所善思庵朴公淳南峯鄭公芝衍
存齋奇公大升相磨以道義終始不貳聞一善言及過失必
移書以致勉戒比諸公至必閉戸講論信宿乃罷一日於朱
子書得格言走告南峯讀書有得不可獨見欲與故人共之

嘗曰吾與柳眉庵語博聞強識則有之義理深處終未見釋
然之論惟明彥終日言少無礙滯而至其精微亦多相發往
李退溪入都時雖屢往來質疑拘於公務未克盡吾意當一得
休沐南皈極論於陶山之下竟未果也存齋亦曰吾友中唯
柔仲讀書多有所得非流輩之可及又稱唯柔仲可堪相業

行狀

秋浦整容端坐望之肅然而即之温如吐露誠款人來拜者亦
皆滿意而皈或以禮敬過分爲不自安云先人嘗曰先生在
都時來都將循名人乃中人之老者也以其分微自來座階
而先生必整衣冠起居而迎之蓋敬其老也村人有饋魚蔬

者則不却而受謝必以米豆筆墨重價之云 秋浦集全部事 稚所記

芝峯類説曰責善朋友之道也前輩相處必以過失相規以道義相勉吾猶及見之自時習一變以言爲諱朋友之際亦無規諫之風嗚呼古道今不可復矣

南溪記聞云近世交道之終始不變者絶無惟栗谷牛溪二先生及漢陰白沙兩相而已栗谷以幼時神童長而學問文章大鳴一時世無當其意者惟見牛溪德行出處可以追己遂力薦于朝終身無所貳漢陰德馨早成人儀之如鳳麟瑞世至於中朝詔使及日本人願得一見眞異事也然知白沙才氣英傑非己之所及者每當國論事必曲從沙相之言往

往不謀而合君子曰牛溪鰲城固賢矣未若栗谷漢陰所就之難也

樂全漫録云辛丑年間守夢鄭公曄在廣州村庄聞流言作長書詰之先君笑而受之俄而守夢顚拜入朝頗加辞氣先君又不辨曰朋友貴相知心耳君不知我則從此可絶交也鄭公愧服

丙寅罷榜時行言有謂此論發尹相昉家先君聞而驚訝即貽書于尹相子晉以為流言未必的似不當問先君曰此雖流言行於世間者已是恠事吾聞而不適于尹相則阻礙之心也朋友間固當如是耳 上同

竦菴交遊甚廣初只慱求泛愛二十五六歲時私戒儕友其曰士君子雖不可有朋黨然素交不可不擇須默觀熟思擇其善者而從之自是益親近士類名卿耆儒無不降禮與交遊大學八九年疾惡揚善談辨風裁同輩憚之 言行錄

竦菴言行錄云自壬子以後邪議朋興平日號為士流亦多濡跡公一切不與交其在奉安士大夫東南行者莫不造詣其廬公心所與者則就其館答謝其所不與者則雖大官視如行旅奉安寓舍南村有韓姓人舊公親學登第後附勢驟顯積甚嘗因休暇還鄉屢造公致款公謾謝曰放逐之蹤不敢踵名士門庭以冒世嫌也一日公省墳還過其亭下韓臨視

呼曰茂叔蹔入公曰吾未夕饌不遑也韓曰此有飯頓蹔入公庵謝遽去韓大恚欲構害之會其敗不及

吳楸灘允謙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內大治時寒岡鄭逑為關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必杖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曰公到縣不問是非捽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話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哉及到縣即招入公舉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內促膝而坐達夜談理喜曰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公言果然船遊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曰

此何難哉以公事招之當即到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更設宴湖中盡歡而散 名臣録

洪忍齋曰往還書簡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張文潜每見親友書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云又先輩言雖尋常書帖必須緘封不然則涉於不敬此可為法也 上同

君子小人

大司憲南在上言近君子遠小人此人主之至德也君子在側則仁義之說道德之說常接乎耳薰陶漸染日進乎聖明小人在側則卑辭甘言之請有時而得行邪媚詭詐之謀有時而得成日就乎掩晦此古今治亂興亡之幾也願 殿下日接

羣賢議論治道無便群小婦女得以日近

上御夜對讀大學衍義至漢元優遊唐代姑息叅贊鄭光弼曰優遊姑息乃人君之失政漢唐之亡皆由優遊姑息也在聖治之世一小人在位一君子在野若不關於治體或至陵夷則一小人可以亡國一君子足以興復進退賢邪所關甚重尤不可不慎也大抵人君好學宗社之福也然徒學其文不體其實則終無益也必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然後為得也後又以同知 經筵入侍朝講至春秋齊桓公事奏曰桓公用管仲而齊國理用豎刀易牙而亂君子小人進退實關國家治亂是日拜禮曹判書 宗錄

靜菴先生曰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人善而欲見之其心不善則其過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余謂斯言信矣然其不善之中其柔弱者則畏之而其強忍者則必忌之以畏忌者之心安得不加害於君子乎為君子者其能免小人之禍難矣 芝峯類說

趙靜菴學問純正志行高潔為斯文領袖為吾道寄托遭遇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時於吾身可親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如金淨金湜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李耔金安國金正國之徒布列朝廷昵侍經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痛杜私逕廓開公道教士以修己治人之道教民以孝親敬兄之

倫徽濁揚清華滌還善四五年間風俗丕變矣奈何羣兇不逞狙伏旁窺卒成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 東儒錄

南袞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尤模寫如畫可謂曲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得似不知身作傳中人 芝峯類說

袞之赴燕也韓忠為貳行至遼陽有人先行偶失所持物件韓曰可以拾給南曰彼之得失何預於我而必欲拾給但當視之如無見也二人持此兩端所見爭其是非遂成嫌隙蓋袞以猜狠之性堅執謬見賢者固當嫉之如讎然君子之待小人但當不惡而嚴何必乃爾易曰見惡人無咎 野史之疏

金安老之子禧尙 仁廟妹封延城尉安老驟陞甲申以吏曹判書專權自恣政府六曹擧劾其罪遠竄後因公主移配豊德或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己卯之意交權兩沈予然則權位易傾敎蓋沈彦慶彦光兄弟欲引用己卯人顧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款然後使妻黨正言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須金安老乃爲之羽翼大司憲沈彦光彦信調停之語隨聲和附擧朝靡然獨司諫李彦迪力言曰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情狀若得志誤國必矣彦光乃言於朝曰彦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罷之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朝廷有收用黨人議先赦流配人唯金絿朴薰生存蒙放則安老族金謹思且折其已

發之公論廢錮之有甚於前日矣至丁酉尹安仁承內旨大
憲梁淵大諫金希說劾論安老許沆無擇賜死 黨籍

金安老手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然既所着衣服
則無一摺痕但擧眼時妖態可掬識者頗知其爲人及其敗
露果然 上同

丙辰丁巳錄曰咸陽叔父發言處事必慮終始先君嘗曰士防
吾之師也 中廟朝金安老亂政李相擇之幸六曹啓之先
君往見叔父曰除去小人國之大事余在宰相之列不可不
同叔父曰小人無恥必勝而後已况無可恃者乎以吾料之
必無成也先君曰吾意亦如此飮醇醴而還已而諸君果敗

所謂叔父者任咸陽建也建之爲人雖不知其詳以此觀之决非君子人也位在宰列目見小人誤國當奮不顧身盡言殉國不計利鈍成敗可也雖顚沛而死其榮大矣胡銓末云之徒亦豈能爲必勝哉盡臣責而已矣必占成敗而言則是乃小人持祿固位之計非君子以身殉國之義也吾於此錄有感焉 荷潭野乘

許沆阿附金安老行若狗彘常於經幄垂涕言曰臣許琮之孫也庶不欺負甚矣小人情態如此韓敵公不獨有仇胥也 丙辰丁巳錄

李文純公滉之乞退也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我祖宗深恩

厚澤功德巍巍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之禍不須言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得志報復私怨之時必以爲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初冲權奸得志禍不忍言矣臣以已往之事言之者欲爲將來之大戒也且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今新政之初凡所諫爭皆屈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聖心或移安保其如今日乎如此則邪正勢將相分而奸人必勝矣唐玄宗開元天寶之初治雖一君之身而行事如二人者其初與君子合而終與小人合故也上

常鑑戒于此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之福也

東閣雜記

明廟既委任元衡元衡威福既盛莫之敢撓則又引李樑使爲元衡樑之於元衡所爭者權柄也一小人而雖除而一小人又入則小人何時而去耶 上同

柳西崖成龍敗後李爾瞻南以恭又相求勝 宣廟惡之并黜欲用士流時鄭昌衍適銓相上察問其代於尹梧陰梧陰以沈喜壽應之奇自獻知其幾日叩先君外亦披露之色欲因先君求擬於白沙先君却之暨士流當軸鄭守夢諸人待奇甚薄先君每言待小人不可已甚未幾自獻果從左腹進讒

士流竟敗守夢最被齮齕（欒全漫錄）

白希賛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也啓初下人情洶洶大憲閔齋仁大諫金光準等受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夕飯問曰明日臺諫將論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既許身於君安可顧私許多般誘貿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予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小人亦自知之矣（浯溪記聞）

栗谷先生六歲自江陵外家隨父母入京七歲著陳復昌傳略曰君子積德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蓄乎內故其心長

戚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懷戚〻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
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未及顯用而適在比隣云 行狀

朴退菴應男壬申復拜大司憲李相浚慶臨終上劄以破朋黨
爲說蘇此上下疑阻公即啓論其未安之意并寫朱子與留
正書以上復曰召對進曰自古人主悪聞朋黨之言故小人
欲禍士林者必以此爲嚆矢蓋近來一二年少之人欲爲聖
朝扶公論格君心以展布其所學顧大臣專務安靖以此展
轉相激至於今日遂使人主孤立於上自生惑阻而亦莫知
恤惟 殿下察焉 上曰私相朋比故逈孤立無助耳對曰
君子以同志爲黨其引進善類將欲共濟國事期臻至理是

以聖主不患其為黨而唯患其黨之不多不唯患其黨之不多必引其賢臣以自為之黨然則何憂乎孤立仍陳小人情狀且引時事反復不已　宣廟為之虛心傾聽稍稍釋其疑

東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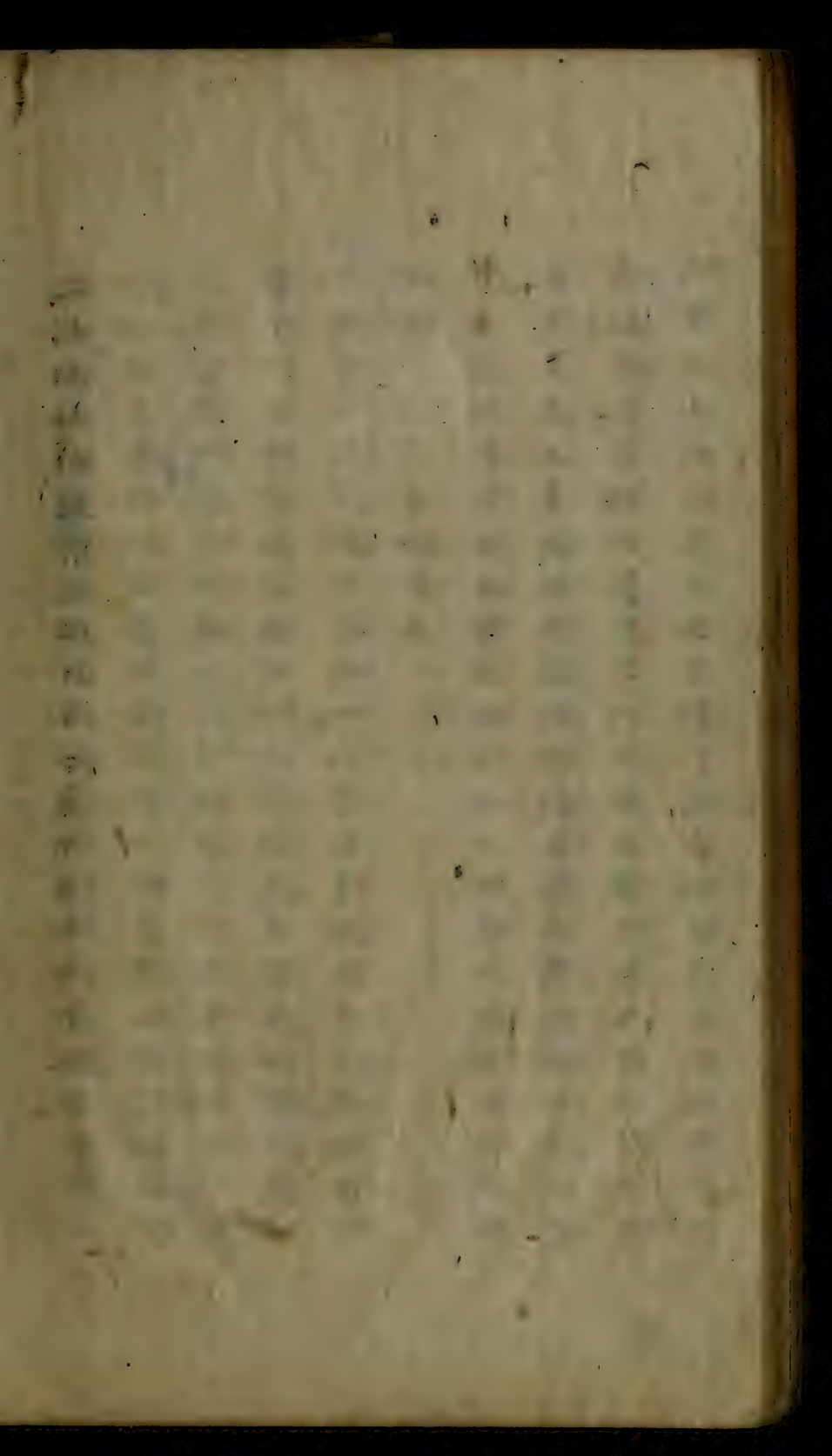
芝峯類說曰君子小人只在義利之分而世間一種人周旋於二者之間欲為義而宗牽於利欲為利而又不能去義屈曲還就費盡機關雖不可謂無狀小人亦豈得為立脚君子乎况出入二者之間而畢竟為利所勝不免小人之歸者多矣可不戒哉

治世有君子之幸而小人之不幸亂世有小人之幸而君子之

不幸也小人之遇治世不得行其志似為不幸而其遇亂世志滿氣得專權怙寵不至於破國亡身則不止其所謂幸者乃其所大不幸也然則治世者固君子之幸而亦小人之幸亂世者固君子之不幸而亦小人之不幸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則幸矣 上同

戊午年余以督運使在海西一日監司李德泂要余共訪南以恭于謫所會話從容南曰相知間所見不可異同鄭澈何如人耶余答以清忠峻節近代賢相也南問于李德泂李答曰吾知鄭某非小人也南曰令公何以知之李曰吾嘗聞諸黃思叔思叔每言鄭某疎脫無邪慮決非小人思叔吾所敬信

之人以此知鄭棊之非小人云 李判書尙吉所記

樂善

彛尊錄云先公樂成人之美聞寧有民徐文有遺母喪廬墓三年其父先母死己三十餘年悼其時身稚未能持服移父骸骨合瘞母塋又居三年公以爲慎終追遠爲士者尚或未盡文以隴畒之人而如是焉其哭踊奠享之節未免於徑情直行而其至性有可嘉也卽具報于監司監司云文雖如是無特異之感應不可以聞諸朝先公歎曰必待孟宗王祥而後爲孝子則今之世又焉有孝子乎乃復其戶

孫贊成舜孝好古樂善爲關東方伯凡於孝子烈女之閭必式而過焉自原州向橫城十里之地大路之上有麗朝元宗亮

孝子碑出巡之日適雨湿路濘公至其下下馬以蓑衣鋪地而拜之 松窩雜記

金大憲繼輝於人雖小善必揚而稱之其過失則必救過而不甚非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公所與交並茅一名流皆以才俊自喜而獨公好賢下士若飢渴苟有學行者則必與為友誠心許與接引親賓門無停客有識者賬其義不肖者懷其惠 行狀

曹南冥疾革諸門人侍生先生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但濟以學力耳量狹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善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生為其無才故也 宋儒錄

朴思菴淳晩與牛栗兩先生定爲莫逆交嘗聞牛溪入城喜語人曰吾王不亦爲豪傑之主乎予容容結網得牛翁來矣時傳以爲美談 名臣錄

鄭栢谷崑壽樂善好賢禮遇士類其有德學行義爲一鄉所推服者必紆車訪亦或期會於溪山佳處雍容晤語咨訪講惷 行狀

崔永慶曾從曹植遊淸介絶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歿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人中皆稱同執之士而已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盡往見之渾入

城委造焉叩门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草滿庭俄
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生
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恍旣退語于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
時忽覺清風滿袖矣 栗谷小集

栗谷先生聞人之善未嘗隱見人之惡不欲揚與人和氣藹然
亦未嘗私語樂道人之善不求備於人故賢愚善惡咸盡其
誠或譏其信人之過先生笑曰彼旣以誠來我何忍不以誠
待之乎 別集

申兄用晦言李公潤雨栗谷門人也受學最久及先生歿又去
事寒岡公後謂人曰當陪侍先生則如入春風之室不能一

日而難其座余亦自不知其何也雖愚蒙之輩一承顔色莫
不誠悅而心服焉又曰寒岡大敬栗谷慕好不淺嘗見白沙
李公所撰栗谷碑文嘆曰儘是好文章等形容叔獻之學豈
可如是凡率之甚乎蓋其意以得任中郎之責為慊云
張谿谷維聞人之善惡為之稱道雖疎逖卑淺苟有可教之才
則必誘掖而成就之摳衣請益戶外之屨常滿 謚狀

教育

柳政丞觀雖貴爲政丞無怠於教訓諸生有求聽講者不問其某子弟必諄諄教之故門下學徒甚盛 青坡劇談

金文長公鈎金文長公末金大司成泮皆博通經史尤邃性理學同時遞授胄監誨人不倦作成有效人稱之曰三金而泮先逝兩金皆年踰八袠官躋一品俱謚曰文長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誨人不倦曰長其得此謚宜矣 筆苑雜記

尹提學詳時爲胄監之長學問尤精諸生爭先摳衣緖分縷析耳提面授終日矻矻不知倦今之達官聞人皆公弟子也國朝以來爲師範之最 名臣錄

金文長公未有一女無子嘗曰聞開千眼者得陰報予自筮仕
以來五十餘年未嘗不帶學官職教誨不倦卒無後嗣豈非
予荒蕪僞學未能德於人耶 筆苑雜記
奚尊錄云誨人不倦雖愚騃樸鈍者必諄諄叩兩端令開悟而
後已教童蒙先入之小學使之從事愛親敬長隆師親友間
以涵養其本源然後許就他書故其教不煩夏楚而人樂於
學居廬鳳巖鄉人爭致其子弟結書齋於廬側先公朝夕奠
後讀禮嚴為之講課每遇事生送死之處輒嗚咽涕泣授業
者為之感愴及三年皆成材焉 金江湖行蹟
關北距京師夐遠人不知學監司李繼孫始立學規聚道內子

弟之穎秀者教之經史鄭公蘭宗繼其後以為人不學則無以知親上死長之義乃因前法而益脩之豊其餘廩嚴其程課課暇日則躬詣學舍閱其藝業能者奬之自是列邑之人皆興於學登第者輩出詩書之習至今不衰公之力也 碑銘

安判書琛以教化自養士始所至必以興學為務其為大司成教養諄複皆有課程患諸生食堂陋隘作以為廣又患學宮與閭閻相混收其洞口民居撤之以西洋水為限及為平安道觀察使設作成庫以贍學廩至今猶遵不廢 名臣錄

六鎮僻陋舊無文風鄭公汝昌誨鄉村子弟亹亹不倦居數年門生三人聯中鄉試有高宗傑者後來登正德丙子進士為

為北鄙倡人皆稱汝昌教育之功云 東儒師友錄

栗谷先生曰生子自稍有知識時當導之以善若幼而不教至於既長則習非放心教之甚難教之之序當依小學大抵一家之內禮法興行簡編筆墨之外無他雜技則子弟亦無外馳畔學之患矣兄弟之子猶我子也其愛之其教之當均一不可有輕重厚薄也 擊蒙要訣

牛溪先生見其有志於學者則輒隨其人才品高下而指導之必依朱門旨訣以下學人事為主以師友講論輔翼之其說平淡懇實循循有序賢愚俱獲其益未嘗敢為高奇玄妙之論以誤後生也嘗就朱子書語中抄出要語以示學者題曰

為學之方謂粟谷雖有高明閒世之才而著書差早可以為

戒而不可效也今此抄録非敢以著述自居也只欲拈出朱

門為學為教之要令諸君遵守而服膺焉 東儒師友録

厚德

權文忠公近嘗赴京師道遇雨假郵吏笠帽旣還之訟公不還責其直公不較而與之後有一郵吏冒認氊彩之失責其直公又欲與之使臣孛羅知其詐鞠郵吏乃曰此人前不較與直故敢爾非失也孛羅罰其人 筆苑雜記

黃翼成公喜在麗季為積城訓導自積城向松京路遇一老翁牽兩牛一黃一黑者而耕焉方旣耒耟息於林樾之下公亦休馬於其側與翁相語問曰翁之兩牛皆肥大而壯寀其耕治之力亦無優劣乎翁趍進附耳低聲而答曰其色者優而某色者劣矣公曰翁何畏惧於牛而如是隱語乎翁曰甚矣

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畜物雖不通人言人言之善惡皆知之若聞以己爲劣而不及於他則中心之不平豈異於人乎甚矣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公聞之不覺瞿然其平生謙厚之量自翁之一語而成麓氏之將匹君子之隱於耕稼者翁其一也 松窩雜記

浯溪記聞曰尚成安震以檢閱罷歸秣馬于衿川地隴上有翁牧二牛公曰二牛孰優翁不對再三問之終不對公深怪之公旣上馬翁隨而後數十步密復於公曰向有問卽來對者緣二牛服役歲久不忍斥言故也其中少者爲優公下馬謝曰翁是隱君子也其敎我以處世法矣遂服膺而勿失自登仕至顯車未嘗忤於人云此事或稱黃翼成或稱尚成安兩記各異未知孰是

崔貞烈公潤德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判安州牧使公務

之職治廳後隙地種茄手自鋤之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
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爲有一村
婦泣而訴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爲汝報仇跡虎手射之剖其
腹取其骨肉反卽裹以衣服滴涕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
之人至今慕之如父母 青坡劇談

彛尊錄云初赴高靈閱軍須縮三千餘斛先公曰若申聞于朝
前官當陷贓罪吾何忍爲吾若大滿間不啓則雖不横歛於
民何有於數千卽觧由遺之自是縮節衛廩裁減冗費贓獲
皆食以蔬糲訖五年得充其數其不欲危人如此

一日休告宗直自成均退昏定公問曰館中有何事對曰聞兵

判安宗善以受人賂逮繫義禁府公愀然曰安公受賂雖鄙
然情狀未白且君子也宰相也汝童子何敢斥其名乎非敬
長之道也吾不願聞 上同

先公娶予家女必問其世族與否家訓之有無媒妁已定則難
聞之言不能入也初宗直聘于曹門三年未奠鴈人有以曹
門之貧為辭者云此郎雖非曹門豈終餓者乎盍改卜他家
先公輒斥之曰古人有言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吾子與吾
婦若好合則今日之貧賤安知為明日之富貴乎况納采已
久雖未同牢吾子即曹之婿曹女即吾之婦何忍中革 上同

申文忠公叔舟嘗奉使日本回還到我境不及數里忽遭颶風

未及艤岸衆皆蒼黃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蕩滌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爲壯觀倘乘此風得泊金陵飽見山河雲物之盛亦一快也時則還孕婦在舟中衆曰自古孕婦於行船大忌宜投海以禳公曰殺人求活於德不祥強止之俄而風定

金文平公守溫官至極品處之淡然如寒素常騎馬瘦骨崢嶸旬月之間連表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飲勤養蓬則嚴加捶楚乎文平曰安可爲畜物而罪及於人乎其慈仁如此

以上筆苑雜說

李相國克培資禀厖厚持論不苟細務存仁恕待人接物一以

寛大闊有介人之短者則輒不悦曰獨不可取其所長耶如
公可謂厚德君子 碑銘
李文簡公承召爲禮曹判書一郞官日飮無何公務多闕同列有
欲黜者文簡笑曰許丞多時耳聾重聽長官不忍絶之今郞
官雖長醉然醒時亦多又何廢爲 筆苑雜記
容齋李公一日乘軒車向闕有儒生裴珣步過於 景福宮碑
隅隱軀而窺之公以袖拭淚兩目皆赤生怪之甚行見有人
當刑始知公乃泣辜也聞者曰公之是心卽天地好生之心
世之不知公者雖罔曰不愛物豈可信哉 行狀
陰崖李耔與韓忠南袞奉使燕京袞偶罹恙韓忠疾其奸無意

救療陰崖曰此奸死無所惜然萬里同行豈可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乃調藥以濟之竟得不死 野史之流

鄭天翼公遠竄于金海府府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始祖墓在焉公略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為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於越境之地乎多發健卒拳杖驅逐使不得接跡公之子弟等在境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子弟其罪亦重構以他事送關於京所請遞其任其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復為京所堂上而縣令之論關猶在公以為城主關文不可久滯即

今徙其所指而適送縣令之奸謫有甚於懷德之倅而公略無辭色子弟等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改品陞職給保爵祿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 松窩雜記

靜庵趙先生為憲長公之同年進士有不睦於家室者欲出其妻遣所親之人播七去之義來禀於公公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原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為君子者當教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如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況此一家倫理間事外人不敢容議商量自處可也聞者歎服公之厚德類此

慕齋性無表襮至誠愛人初與安老甚切及安老作事不滿人意公每規責之安老知公忠諒直亦不之怒及當國公兄弟首還朝安老持被詣公家宿公聯枕語規切甚至思齋旁臥躡其足勿語公不知曰汝未睡耶眞持我股思齋蹈不更止及敗誅公謂思齋曰安老之奸人誰不知吾兄弟既與之交厚愼無言其惡也每以食物饋其家人以爲難 識小錄

尙成安公不喜聞人過聞之必先探其心求其可恕之道又必求其長處聞人之善必揚譽不已或有偷盜者必反憐之曰迫於飢寒不得已也還給其贓曰汝若飢寒須來告我愼勿復然 名臣錄

尚相國震為人寬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人過有一人短一足客以為言震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為名言稱二相吳祥少時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盃酒間震覧之而歎曰余嘗多吳生以為終大成何其言之薄耶即下筆改之曰羲皇樂俗今猶在看取春風杯酒間四字之間氣像懸絶宜夫吳之名宦下尚一頭地也 於于野談

李孝翼公俊民始登第有一相識在史局者尉薦公及其為銓即衆論咸為公儁望宜先入銓而其人不復薦引後因事廢家有老母貧窮甚公分祿俸及便養之物惠遺不絶乃歎曰吾有友如此而不知推引宜矣嘗以廉白薦武一人其人作

牧耽羅送一駒於公公受而畜之久之適欲來謁使人牽入其所騎馬乃款段也公曰武將不可騎如此馬吾有馬合於武士即與之其人後乃知爲其所送駒每服公德量公之處事多如此 行狀

鄭林塘爲湖南御史暗行詣珍島李碧波亭故爲遲遲托以日暝停宿津邊津民偵知其非常之行走報官門主倅領各掌該吏通宵整頓文書以待無有一毫未盡翌曉乃緩緩渡江入郡只得公需銅匙數枚而還郡守竟坐罷職或問其故林塘曰郡在絶島倅亦武夫必多法外橫濫手段若直抵官衙搜捉文簿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者服其量 續玉露

梧陰相公燕居余適侍生時夜將半有哭聲起於隔墻李尚中家相公使人往見之還報曰唐兵擄入主家乘夜撤數椽桷以備樵爨之資守直婢僕力不能禁號哭矣相公急招通官之居近者分付往禁之侍有子弟曰鄰家唐兵之擄害何可一一禁斷乎言不見聽而受辱必矣相公曰是何言耶李忔家事其可越視耶子弟皆嘿然通官據理諭之其家獲全相公沒後余遇尚中言及此事尚中感德為之流涕曰吾淚豈為數間屋耶 上同

栗谷庶屬年少者來遊文房竊取重器子弟默之過一旬栗谷復呼其人待之如初子弟以為不可栗谷曰彼必改過不須

永柔也 遺事

栗谷先生三歲嘗見人渡水而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抱柱注目憂形於色其人獲免乃已其仁愛之心天性然也 行狀

重峰先生有臧獲在其縣累世不知人有告先生者先生徒步往問之適值愼公彦慶以使命到縣愼是先生故相識爲發官人拿致其奴奴不認爲主詐稱世本良家愼公怒榜笞數十奴不服先生見其楚毒良苦心不忍乃謂愼公曰此漢果是吾奴則雖重杖以死可也萬一不勝搒掠而自誣爲奴則劫良爲賤大不可事涉疑誤不當強服姑停刑訊以情問之可也愼公大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此奴果累世逃橫厭罪已

重今見公無勢位可畏故欲僥倖苟免雖用重杖尚不肯服況以和言問之寧有首寔之理乎先生猶極力止之慎亦不能強也一生皆笑先生迂濶先生乃招其奴謂之曰汝果良民則如此可也不然而叛主冒良則罪寔在汝爾亦人心爾可退而思之其奴唯唯而去翌日先生與慎公同坐其奴與其老母及子女輩扶携詣官叩頭流涕謝曰累世叛主奴罪萬死今又主以赤心溫諭如此天日可畏豈敢終始背叛乎慎公乃驚服曰官家任刑不如公一言之德嗟歎久之 遺事

牛溪先生嘗與客生外堂開窓相對有村民騎馬過百步之內者先生即手闔户以避之故御居五十年上下安之無有毫

髮慈尤者 遺事

白洲李公明漢在江都賊追甚急有相識者艤船江口公望見赴之其人擧棹不顧而去後有問其姓名公曰吾已忘之終不言 碑銘

報德不報怨

後自警編卷之八

報德不報怨

河浩亭崙為醴泉郡盡私郡妓縱淫無忌當殿最之日都事論駁浩亭之咎將置下考時金湊為監司止之曰觀河氣像非久屈於一邑者也姑且勿論遂居上第其後湊與於定社之亂勢甚危急湊妻跪於浩亭馬首曰我是金某妻也浩亭力救得免

慵齋叢話

潘城君朴訔拜司憲御史鷄林尹柳公亮嘗以事辱公公不為屋至是朝廷以柳公潛結降倭令司憲治之執政意公有宿怨必無平反及公上臺柳公

輒俯首流涕吏執桒詣公公援筆大言曰非辜陷人吾不為也遂不署柳公得無他後為臥丞謝公曰亮誠小人也 行状

思齋摭言云癸酉年余為獻納李貳相繼孟為平安監司時曰旱年飢毀之者語余曰李公別搆大樓于德巖上制宏侈鉅民甚怨若余聞之恐不實又聞於西來人則大槩畧同余意前之語余者信人其言一人猶足取信後聞相同此必然而無疑議於院僚駭 啓乎壞遊觀之所最多甲於我國不須別搆樓觀且年飢民困尤非急務請推之即允下又命遞之後更聞之則只從遊手官屬架數椽小

亭未旬日而畢云其傳聞之誤如是李公胎次谿

然待後進傾倒雖跋駁交加略無纖芥之嫌猶嘉

奬敢言之士未久公爲祭賓余以撿詳往謁公第

余以往者做事錯誤心猶未慊遂巡謝罪公置酒

開懷大笑語余曰聞主張論我者甭也此則聞之

誤也寧存形跡余嘗素歎甭昆季之志節益勵無

怠猶稱譽於先進聞其視一遭論劾怏怏怨憤輒

思中傷者氣像不侔矣

李繼孟性放達不拘行撿己卯士人以是短之自知不

足於時論退居金堤田舍及禍起以公爲懷怨汲

汲援進欲同媄黨人引還爲贊成公略不留嫌每

以搆害士林為不可倡言於朝欲為鮮錮之計為
當權者所忤以老成重望雖不顯斥而從容於朝
慨念時事憂懣而卒 思齋摭言

白參贊仁傑晩登第以正言拜昌平令為老母日設
宴遂得不治誚監司崔輔漢黙之崔曾被劾於白
人多言其報復 仁廟初崔以國恤挾妓生瘡
明廟即阼大赦崔復叙臺諫將論之白時為献納
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聞難知其真君子勿為
已甚何可復錮人於 聖世崔遂免崔深懼白之
逞舊憾而白坦然不以為意崔甚德之答啓禍起
臺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網而得免者崔之力

也 荷潭野乘

鄭文翼公爲群小所構罷黜于懷德縣朝夕甘旨有所未具一日官人獵於前山脫死之鹿投入於公之所寓之籬子弟等以爲天賜而共逐捕之設饌進之主倅聞之以爲罪人偷食進上之物亦有罪也發差徵之立門督促旣不能山行而得之又不能買之於場市擧家遑遑莫知所爲適公之親族作宰於隣邑者偶送一肩從其所持之人納之官而解其怒及公還朝朝廷聞之斥黜其倅公以爲門蔭之官怵於權勢而亦出偶然非其情也不宜深責力護復敍而終不得也 松窩雜說

李文剛思鈞骯髒不肯與時俯仰不容於己卯士類
出補全州府尹及趙全等被罪召拜副提學時輩
意思鈞必懷憾於彼人而進用之也及來辭職曰
光祖等被罪事臣不能詳知必是欲為善事而而
不能無過中憎疾者多而然也又伏見傳光祖等
之教窮思之自 上若知此人等只為國事而無
他念則其罪當末減而不減恐 上心有所疑阻
而然也賞罰雖加於匹夫若有僭濫則大累君德
也古人有一言悟主者如臣無狀安有回天之力
乎敢辭 上不許思鈞非徒不附袞等之論救光
祖等甚力正言趙璟擊去之後為吏判又忤於金

安老除慶尚道監司安老方為相出錢於興仁門外思鈞聞之由崇禮門而行其倔強如此 松窩雜記

樂全漫錄云先君嘗言恩不可忘怨不可不忘許判書筬金判府睟薮於時好皆嘗擠斥而先君不少介懷兩公晩乃覺悟與之交懽趙挺擠先君於死地者而先君無幾微色挺之訛獄當訊也左右論議極峻而先君力救出之

出處

盧恭肅公閑身長九尺狀貌魁梧不苟言笑自少經濟自任不親家事及其為相務存大體不事苛政未嘗有違世矯俗之行廉風峻節土芥金玉出於天

稟嘗謂人曰人生仕已出處皆天也仕出何欣已處何戚當順受無慕 名臣錄

許大提學誠貪位慕祿老而彌篤爲人嗟咲曽不省悟可鄙之甚也以吏曹判書丁憂終制而拜本職一日忽覧鏡愀然不樂曰投鏡曰吾不知吾之老至此也辭職不出年六十餘 青坡劇談

鄭斯文鵬善山人倜儻有氣節嘗在廢朝以校理論事杖竄 靖國後即召還除校理辭病不赴又除獻納召之又不赴累除不起後又除校理召之明革勸就邑勉赴召未幾還辭去累除不赴人問其故曰恩命繾綣不得已强意赴朝頻有驚心之事

不如退吾田里安之吾心故耳又問有底驚心事
也曰吾以校理拜　恩事入闕詣承政院門前有
帶犀宰相前立而背面余逡巡驚畏屛退而立俄
乃回顧認其皃即洪景舟也問其職乃贊成也余
忽驚心奉身而退無意仕宦也最後朝廷知其不
喜仕宦于朝以青松府開僻除為府使赴任卧治
成昌山希顏少與相善時為領相通書問訊仍索
栢子清蜜鄭答書曰栢在高岑頂上蜜在民間蜂
桶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媿悔謝罪後又辭歸
田里不仕而卒 思齋摭言

金正言大有自經己卯之後屛居雲門山中翛然自

得不求聞達閉戶端坐時或出獵與虞人并坐獵較既分盡與隣人不食其肉嘗曰年踰六十壽已足矣捷司馬登薦科歷别臺省佩符治縣榮亦足矣朝夕之供不徹酒肉食不可謂不足遂以三足名堂而自號及聞有復官之命從裝不齎粮而行或曰道遠粮絶何以繼之公咲曰國家起我草於久廢已為除拜縣官自當繼食到京可受厚祿何憂粮絶人莫測其由一日馳往百里謂其徒曰習閑已久遽作遠行我疾作不可以行遂乘輿而返仍不出門而卒 名臣錄

林石川億岭卓犖不羈登第後不喜仕宦屢為清顯

不肯來以故多棲遲外官其季百嶺癸乙巳功臣勢傾一時石川時在京爲承旨丞棄去百嶺苦留不聽及渡漢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波遂終不至士論韙之百嶺死後晩年來京求爲江原監司適踏海山篇章淋漓至今輝映林泉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識小錄先是百嶺欲害柳灌等以其謀告之要與同事億嶺強止不聽遂棄官還鄕百嶺追送漢江億嶺作詩贈之曰云云爲人踈宕不羈不好榮利不與其窮同惡相濟雖有麁雜之事不可同年而語矣見海東野言別集）

白沙每言朴和叔有出塵之想平居洒掃焚香入其室自令人祛鄙吝晩年釋負倘佯於水石間出處亦自不可及云（樂全漫錄）

朴文忠公淳丙戌乞暇瓿浴於寒泉　上遣中使宣
醞于東都門外特賜胡椒虎皮公曰卜第于永平
縣白雲溪上絶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之想日
事釣抹間以吟嘯村氓野老挈榼相就欣然對飮
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著所居有拜鵠窩二
養亭白雲溪清泠潭吐雲床蒼玉屛及散襟青鶴
白鶴臺等名號與至或一馬一僕放迹山水漫遊
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行狀

竊
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爲稱首蓋
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爲元祐完
人也 河西附錄 象村集

明廟末年南冥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古人非
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也南冥對曰此諸葛亮之
事也料必不敢當故爾然諸葛亮經營幾五十年
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則其才亦未可知也云
余時以右史入侍目覩焉蓋南冥屢徵不起故
上以三顧爲問而南冥之對亦以不敢當爲辭 江濤

小說

奇

錦江李諫終身隱約少無怨悔再從兄承旨荅請
公勸之仕甚勤公曰素性不喜芬華不願爲浮名
所使受人鉗勒也蓋是時去乙巳未遠林李餘焰
猶未盡熄公常歎賞老先生有鳳凰翔于千仞底

氣像而乃以猶遠侂胄不能下手處斷之則公之自決其出處已審此其所以從世隱淪不求聞達者豈無其意哉 遺事

退溪先生在鳳城君收議時隨例着署即日辭退當時物議有未厭者然先生豈昧禍而爲此哉眞是夫子微眼過宋之意歟 野史之流

退溪先生晩構精舍於陶山以爲頤神養性之所其囂囂自得之趣備見於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及十二曲極言閑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懷蓋將以是自老而 明宗晩年令 上初政眷注甚重旌招沓至先生蹙然如

不自容每一 召命之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
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受之難朝廷諒其誠懇或
遂其官或不任職蓋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
先生亦以君臣義重諭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
嘗久留蓋其一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
如度之度長短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賤見
所能盡知而亦非可以易而論也故嘗舉胡文定之
語以告人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
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誌墓

嘉
靖乙未年間洪忍齋暹為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
等方與金安老締結作威福沆力當安老之子金

祺蔦銓郎暹不從語謅沆沆構捏成獄鞫于殿庭杖幾死長流興陽金吾卒押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模糊於衣裙見者避之時有科擧南方士子騈闐上京相値於津頭有一士子年最少相貌堂堂揚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乃士類令者無罪杖流必是小人當國亂政也吾輩安用應擧於此時盡相與從此回轅于暹在臥與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灑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 東閣雜記

甲戌四月栗谷歸鄕里李山海曰君欲退則只辭病而已可也何必於經席 啓達乎栗谷曰只呈病狀事甚模糊山海曰君既出處以義勢不可在朝

如我者既以世俗模糊自處只得保位而已崔永
慶曰君之決退無乃不從容乎栗谷曰半歲遲回
豈不從容乎永慶曰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栗谷
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事者未之有也松江聞栗
谷辭官曰自上若誦洗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引去
先時栗谷入侍經席自陳多病不能從仕之狀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奈何矣仍誦古詩曰洗耳
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群隱居豈不樂乎山
海松江之言蓋由此而發也栗谷聞之曰季涵過
矣我以在朝無裨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乎以
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非我心

事也朴思庵以書勉留栗谷於簡尾書杜詩曰安
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栗谷外集）

壬辰車駕至臨津江邊 上問左右成渾在何處兵
曹佐郎李弘老指近處小村曰此乃成渾所居
上曰然則何以不出見我乎弘老曰當此之時渠
豈有來見也 上領之弘老曾往來於渾所居慣
知其相距之遠近而乘時構陷至此辛卯黨禍之
起搢紳斥逐渾亦以鄭澈親友時論極峻朝夕禍
及方在俟罪中變初不能赴詣 闕下一日其門
人金長生謁渾渾問曰今聞 大駕西行吾之進
退何以則當於義乎長生對曰先生官高恩隆不

可退在田里似當詣 闕扈駕渾曰吾意則不然
矣吾以山林之人被徵而起初非科臼中奔走職
事之人朝廷之待我亦非尋常祿仕者况今方有
論罪之擧不可自進於班列也 大駕若果西行
則唯當哭送于路左如蒙顧問隨駕而行不然則
退死山谷未爲不可也此渾素定於中者如此而
爲人所誣揑終爲禍階焉 再造藩邦志

濟婚葬

彝尊錄云先公友愛篤至有妹適奇氏早寡夫人之孤兒諴兒明撫視之如子勉令入仕奇夫人居開寧家貧有女不能嫁先公具幄帟牢酒歸之士族又令諸里姑壯而未嫁者給裝使嫁之凡邑中有喪葬若婚姻必親為之弔慶焉縣距善山才二十里故籍同鄉之義多來丐乞者必語之曰汝民膏血以市私恩吾不願也君等閔吾俾免罪戾苟以婚葬來請則無不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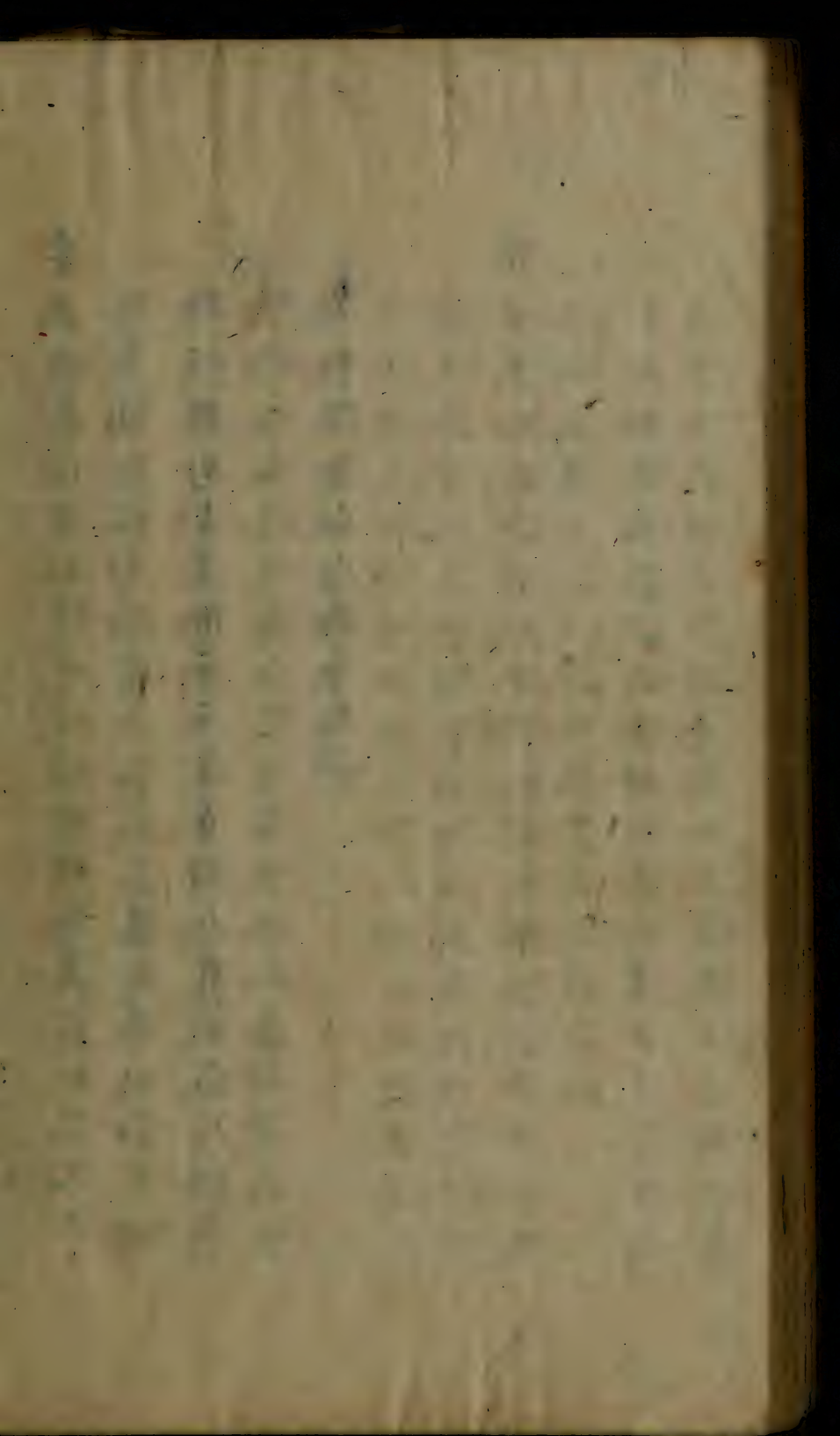
栗谷先生有一同姓八寸妹產於賤類而貧乏無依先生平生不見其面有一他族語其故先生時為

吏曹判書即散俸祿常護恤及聞其死乃能節哀滂泣親至其間凡喪需極其備而葬之又服緦麻而終月隣里之人交口稱道莫不歎服遺事

樂全漫錄云先君年十六與李公晬光定交又與尹公光遠常與之同捐甲午尹公遺孀從於容郎時丁兵燹無殯殮者先君與李公經紀其喪返葬先塋先君又為文表其墓

鄭叅判協天性仁厚待人接物都是一團和氣幼時嘗見路上丐者寒凍幾死即脫綿袍以給友人正字崔公範指世窮無以為措以其嚴府軺軒所籍虎皮贈之以助買棺亦麥舟之義竹窓閑語

李永興壽俊常別儲錢時賻物欲設義庄如范文正故事曰自號志范宗人及亡友遺孤養如已出婚娶以時為妻錢辦石灰數百斛人有欲葬其親者輒與之及將用家人問之則曰彼既急而貸我何忍求償吾已忘其名矣 碑銘

義命

容齋李公爲應教時燕山主欲追崇尹氏極其徽號議于廷皆曰允當公與同僚獨議曰追崇之典於禮已極今不可復加燕山大怒下獄鞫之將置首議人極刑或有冀免者力辨不已唯公順受無一辭兄弟親戚爭勸其自明公曰死命也安忍移于人以偷生乎初燕山誅戮朝士無虛日公前後逮繫杖配極慘酷親戚見之無不泣涕公未嘗一出怨言人皆曰必不免公亦不動心讀書不輟人或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何憾行狀

癸巳金安老執政鄭文翼公光弼又罷相安老据摭

公　禧陵摠護使時事嫉臺諫發論欲殺之上
命竄于金海顚沛百罹少不介意時李相荇亦謫關西安老貽書二公曰觀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決也李荇飲成疾而卒公笑曰朝廷以先臣有罪朝夕誅竄則當伏國典以一礪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烏能殺我哉略不動心 遺事己卯錄

金新齋振宗乙巳忤權奸罷還舊業也妻三寸鄭順明要臧獲于夫人許以免公於禍公責夫人曰納財而免禍於小人豈丈夫所爲乎終不免竄謫 東儒師友錄

恬退

崔

烟村德之太宗五年登科選入史局歷玉堂臺閣屢典州郡皆有成績嘗以南原府使退居靈巖永保村扁其樓曰存養文宗元年召拜藝文直提學明年乞告老而歸同朝鄉士賦詩贐行以高其志者甚衆辛未癸酉之間國家多故先生之擧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此稱其明智 名臣錄

蔡

公壽見一時朋儕凋謝殆盡而卿相以下皆後進晚輩班行無可省識乃嘆曰少年知遇食祿已四十餘年榮幸已極不去何爲遂退歸咸寧村舍老焉舍南有斷峰臨流斗起就其頂構小亭名曰快

哉日與子侄群從觴咏為樂搢紳間往往為詩文
貧咏其事而稱慕之以為名遂身退今世一人而
己（碑銘）

許誠

倜之子也能文章善彈琵琶退居豊德村墅騎
牛簑衣蒻笠以釣魚為樂　成廟屢召為承旨副
提學等職然未嘗終數年淹也南秋江常評曰誠
奇士也為人磊落不覊恬於勢利有許氏風烈云
（丙辰丁巳錄）

松堂

朴英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燕山手射成廟
所養鹿兒帶箭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歸田里
當時見幾而作唯松堂一人（野史之流）

禹公益善志氣雄毅智慮淵深臨機應變勇氣奮發撫愛士卒得其死力所至有聲績若夫氷蘗之操出於素性屢鎮名藩榮輝一時兩親俱在受其養者三十餘年及其晚節乞身勇退優遊終老國朝以來一人而已（名臣録）

金河西麟厚人品甚高學問文章皆超然自得早退休　仁廟在東宮嘗器之及陟大位首召之旣至
上晏駕因歸家屢徵不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鼎氣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其謦欬莫敢出一言旣退必歎嗟彌日曰厚之今之顏子也

魚
斯文得江字子游居嶺海之晉州有文學雅致自
登第後皆乞外郡性恬退絶意仕宦朝廷以華要
召之皆不就構小屋于山川之間絶去家累只率
小僮一人略具朝夕之供淡如僧居 思齋摭言

李
公賢輔服除拜刑曹參判上章乞骸骨不允稱疾
請浴買舟東歸一時搢紳傾都出餞賦詩以贈公
性本恬退不樂榮利曾於宅邊構明農堂壁畫歸
去來圖家居者十有四年由嘉善而陞資憲正憲
躋于崇班身退而秩進在野而朝御盖以三朝嘉
其恬退奬忠誠尚節義優老之恩典也每有一命
控乞辭免朝廷不許輙有褒諭之寵公歎曰臣子

辭免無時得請何以措身於義安之地乎雖常帶職而一不受祿 明廟甲寅大諫鄭公裕啓曰李某國之耆德今雖退老體力猶健請加諭召 上下書褒美使乘馹赴 闕公上箋辭謝卒年八十九 名臣錄

宋

三宰純爲吏曹叅判與許贊成磁協心薦賢忤於時貴竄于外凡五年自是常有棄官歸來之志其庶叔與公昵者每曰外居宰相吾見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從南大門而出者蓋仕宦于京者至死不去故云然公每嫌其言其自開城納節而歸也庶叔者送之江滸公臨觴語之曰吾乃今得出南

大門矣識小錄

處患難

洪涵虛貴達爲京畿監司有內嬖家數以非道干請不得頤遂搆諂於內流于慶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佃卒致位宰相本非吾所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是復吾舊耳亦復何恨乃怡然就道尋令逮赴京獄行到端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開覽再拜曰 上命臣死矣從容四顧神色不亂遂就縊 名臣錄

一蠹鄭先生謫鍾城七年處之恬然無怨悔言色靡靜自守有固窮之節初定庭爐夫每使臣入公舘輒執燃火之役甚恭 東儒師友錄

金省庵孝元己丑之變金吾請拿鞫事將不測輔德公急走人夜過鐵嶺而報之自判官以下莫不驚惶失措公方聽民於龍興館徐曰金吾郎未到之前須勿令大夫人知之判官奔入以慰公略不動辭色仍與之爭鵠一府咸歎服時以文書關連坐者亦多蒿陽公請搜去文書公不許曰死生在天豈可藏匿書札以圖免耶書冊紙牘亦不令易置曰不如此則欺君矣 上燭其妄特令勿問公感泣

遺事 東儒師友錄

清江為壯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卷推移文字作長城蓋以羆熊自況而文字調

公也公見詩呵詰曰你小儒何敢乃爾遂極詆而
别及拿下 禁府時論勃欝罪將不測親戚子弟
皆潸泣隨行論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
之公握手莞爾而戲曰今日遂成小儒之先見也
又問曰聞讀綱目已到幾篇因論讀史節目數語
略無戚容頃之顧謂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
就囚乃與親舊歡笑而别此可見其氣像也 遺事白沙所撰

韓西平名在 遺教中削去仕版及賊浹承爾瞻意
旨廣爲誣引逮捕四出公自德源被拔是時禍焰
甚酷人不自保被逮者或枝辭以自觧公素與金
悌男不相能且有事可證親戚皆勸之曰宜以實

置辭公曰死生命也貴人以當免吾不為也竟不
從先海親鞫問狀訖即放歸田里是日出歸西湖
德謹村庄伯氏叅議公棄官杜門已數年矣相對
甚樂曰與子往討閱經史談說義理暇則飲酒賦
詩從容閒適人不知其為處患難也
甫瞻少受業於原川君秋浦黃公自處東床與之相
從後瞷其心術之懸不復往還及先海即位公以
舊從於兵間誠動過知又因奏請準封之勞致任
上卿上下倚信甫瞻還自龍灣欲結歡於公丞来
見温言謟笑以示親厚公不脈謝時公之儕輩適
為銓曹大小宰甫瞻求為諫長大小宰業已應之

而同僚有以為須其公見許乃可也大小宰皆来見公具傳僚席之言公不答大宰先去而小宰留必欲聞公之諾與之終日且言其善公終不答強問之則乃曰取舍在公何必見問小宰嘿然而去遂洩其語爾瞻大怒形於言色子弟輩皆危之勸公一往以解公曰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遂與之絶至是醞釀大獄陰嗾賊豎而誣引又嚼鷹犬而顕攻搆捏羅目必欲甘心合司力爭八十餘日若非先海保全之則公幾不免矣爾瞻知先海意厚處公或復起且重公名行冀其結托累遣所親緩頰曰公雖負我我不可以負公自

上數問我以黃其實有是罪否此死生榮辱之機
也公自今與我同事則我當白上鮮之如此則不
但免罪官爵自如也公謝曰深荷故人拯濟之念
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意於世事而為希冀之
言乎冒利苟全亦故人之所賤也甭聽又送言若
遺子弟則可議紓禍子弟泣請一往見公曰我置
死生於度外久矣吾家子弟豈可側跡於奸人之
門乎終不許甭聽大怒論罪愈急其臨死生不動
也如此云（年譜）

冉

相昉當廷請之日閉戶不出時議甚峻子弟涕泣
勸出公笑曰吾病寒五日不汗汝輩當如之何竟

不出 樂全漫錄

沙溪先生先海初除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援拔鐵原癸丑獄起先生庶弟被考掠死尋戕尸論以大逆先生當緣坐適然曰禍福命也非人力所侔免會法官言不宜緣坐事遂已 名臣錄

休致

魚直提學變甲與申檣甚友善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心苟得名遂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離輦下常恨歸養之晚每歎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褰濕證即呈辭願就家鄉浴溫泉治病 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既

欲治病安敢止之待病差速啓之公乃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古池頭君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後申檣累官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意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贊成踶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公既辭歸父母俱存諸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娛悅親心爲事朝議惜其行義授金海府使不起又以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東閣雜記

李左尹潔暮年謝病家居不受祿大臣沈連源尚震等白爲奉朝賀受祿以終其身厥後李府尹彥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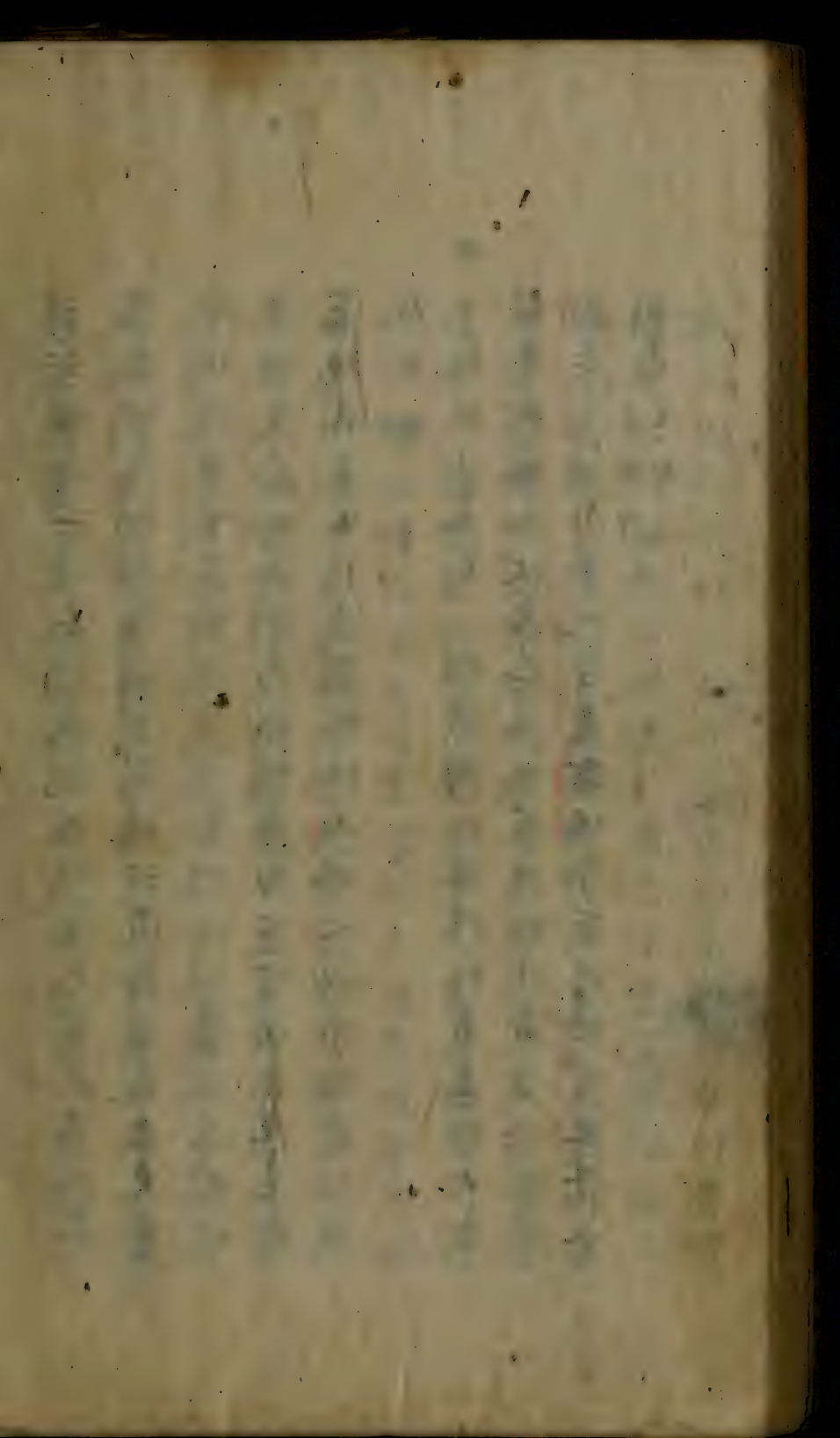
年八十欲得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許其不曉
事甚矣按吾學篇曰皇朝之制凡乞致仕者不限
年聽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乃養廉恥之道
也我國士大夫年至退休者絶少而至於奉朝賀
法典所載而亦不擧行可歎芝峯頗訛

八溪君鄭公宗榮有謝事之志壬午四月請致仕欲
歸田里至於再 啓優答而不許秋又遞判中樞
自此以後唯以勳職家居嘗題詩曰周流六部今
成老端合田園退省愆又題韋蘇州詩於座右曰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又題韋世康
之言曰祿不須多妨滿則止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其止足之意如此己丑春將歸原州田里時當夏
祿命家人勿受曰平生　國恩深重豈可臨歸又
受祿乎遂上劄乞退傳曰祖宗朝舊宰退老則無
乃有恩典乎考啓政院考之不得請令户禮曹廣
求書　啓竟未得爲以退溪李先生辭歸之例援
以　啓之則答曰是則當代祖宗朝舊規考啓該
司累日傳考而亦不得爲既蒙允許人咸曰公之
去誠稀世之事特　命給馬　上欲引見而聞不
得行步至欲令子弟扶持以入勢有非便乃教曰
見卿劄子具悉謝意欲爲引見聞卿難於行步欲深果
乃賜阿多介一部胡椒一斗且遣中使　宣醞于

漢江樓命一行子孫族親及餞送人員並爲入叅書其姓名以啓自闕下至漢江道路聳觀老吏舊卒塡滿車下多歎息泣下都門外祖送之盛至於六曹四文廢衙而會爲郊頭車馬不可勝數旣還鄉黨親戚莫不提壺挈榼佳山勝水娛樂歌舞殆無虛日 碑銘

七十致仕法也而 祖宗朝以來致仕者蓋鮮大臣請老則賜几杖而已近世宰臣致仕者唯八溪君鄭宗榮領府事沈守慶鄭琢寧原君洪可臣外無聞焉 東儒師友錄

奉法

大司憲洪興忠貞公應之第即吾先大夫外曾祖也不由科第歷陞承旨方伯而進及為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久必為國家禍又劾韓明澮恃功弄權之狀風采嶷然朝野震懾人不敢干以私公與李陸為隣墻居甚相善李方構新室殖柱於礎井井有度公以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公國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毁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而又能內剛外和雖至賤之人待之必歡洽嘗遇天旱民閭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欄

公輒下曰進賜進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哉好哉當弛禁也爾等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舉嘖嘖不已其後田霖為判尹行過王子擔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從者曰閭閻多少高下尺數自有其法爾如悍死慎勿踰也今暮當再過爲既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輟之長者斷之不敢犯法也公叱勃徐謂曰當初既違制固不可饒但已遵行姑俟後日方可通治前罪其人頓首喏喏而退洪公偉人雖不足言田公武夫臨官用法無所吐茹其時朝廷紀綱之尊人物氣像之大觀之近世結構于宵彌亘一里割削正衢迄樹垣墻而人莫敢

言吏莫敢呵者何如也 寄齋雜記

韓清城致亨為刑判衙仕甚勤郎官不堪早暮頻厭苦之其族侄韓健時為正郎暇日往候從容語曰魚咸從世謙雖晚仕早罷尚無不可尊叔何自苦如是清城再顧之徐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懶於聽斷猶有可取者在吾與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吾之所志如此健慚而退 忠敏公錄

崔應教溥羅州人也與正字其俱受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正字訪應教於家語間應教曰君騎何馬來耶正字曰馹也應教曰國之所給止于君家自君家至吾居乃私行也何至乘馹歸朝應教

啓此意罷之正字來辭於應教則曰若君年少華
後當操心可也　祖宗朝士大夫奉法友朋勸勵
服義可以想見 前言往行錄

昌山成公希顔為小官時已自剛果不撓其忝刑曹
時館儒士見辱於賤隷聯名請誅而其隷乃時首
揆愼相奴為左相李廣陵之婢婿也判書韓致亨
難於決治病不出廣陵之第克墩造公第者再稱
病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兩相語候公公即
於會中出白日衆儒士見歐於一賤奴罪當誅也
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為相公撓改乎不然則當
啓知自退也兩公愧而遜謝四座咸竦惧公色不

動退而杖斃之其果斷若是 識小錄

李賛成諱生長豪貴而性儉素不脩邊幅自筮仕及歷大憲為觀察使及三曹判書執公不撓關節不到嘗為刑曹判書知敦寧府事成世明有私囑公嘗鄙之及進於闕庭世明進揖又欲致款公揮而絶之曰宰相敢區區何足示人世明羨仆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類是 名臣錄

裵

公三益為海西方伯病革子勇勸進牛肉以補虛羸厲色却之曰持一方之憲而敢自蹈乎子勇勸歸公曰何必死於妻子之手乎吾既委質於朝死職職也死生有命命可逃乎至死諄諄惟國事無

一言及私錄 名臣

栗谷先生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常不食牛肉曰非惟國法食其力而噉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其法祀者至於徒邊先生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祀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遺事別集

鄭

政丞琢以草莽登第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文定稱制將供佛命取香於香室公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文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聲藹然歷敭清顯為人温恭雖奴僕犬馬未嘗以惡言詈之 東儒師友錄

謹慎

成廟昇遐之日城中士大夫巨族多有婚媾者或乗朝而往或當午而往或若不知而往其後事覺皆抵罪竹城君朴之蕃武人不解文字前一日是醮子之夕賓僚畢至忽聞大內疾劇乃曰君父不豫臣子何忍私行婚禮遂謝絶賓僚而返之時有議者曰儒林反不如武士可歎也已 慵齋叢話

任判書由謙天性謹愼每以盛滿爲懼遇微疾輒乞解諸子得一官增一級輒愀然不悅曰無已過乎諸子善承厥志迭處顯要而未嘗少以名位加諸人 名臣錄

洪文僖公彥弼爲領　經筵子景憲公暹爲知　經筵一日館吏來請明日入侍公偶然許之曽不思文僖公之入也翌日詣闕則文僖公先入見公之入多有不平之色公不勝慊悶而無可奈何東西作頭相對入侍矣罷出而文僖歸第如痛疾病不使謁見而歎曰父爲領經子爲知　經非但所見感滿自　上以爲如何父子之榮極矣吾爲此懼 家譜

忍齋洪公暹官雖顯未嘗乘軒一日偶乘而出曰詣文僖公宅文僖公自外入見其軒跡使人取其軒懸于門上默然不問公更不敢乘軒惶恐竢罪矣

久而後下其軒而送之曰父秉轄子秉軒於汝安乎深藏而勿用也 上同

奇錦江孝謙器度寛大喜怒不遽一日有洞居常漢過門不下馬一座驚怪皆欲重治公止之曰此漢平日不如是而今敢以無禮犯衆坐必是喪性死且無日愼勿浪加刑杖以召後日之憂俄而其人去未數百步忽墮馬折項而死皆服公之周愼 遺事 東儒師友錄

退溪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蓋避是嫌也曹南冥聞之笑曰何太屑也我自不爲雖有

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遺事

東儒師友錄

申平城景禎旣翊戴　聖主倚毗益隆則遂以國家自任盡心竭力靡有遺智　仁廟常稱以國之長城每以手札咨訪機宜公纖悉條對多所裨益而終不使家人知之也 碑銘